

天鹅

主编:文天心
执编/版式:毕诗春
美编:赵博
投稿邮箱:
hljrbte@163.com

又是一载稻花香

□刘金祥

金秋的稻田。

又是一年秋风劲，
又是一载稻花香。
北方之北，有城曰五常。它不似
关中沃野千里，亦非江南水乡潋滟，却偏
以水稻为名，以稻米为魂。早些年，南方人初闻其名，只道是东北大地上又一处寻常小城，漠然置之。直至身临其境，才惊觉那稻浪翻滚，竟如江海涌动，稻香弥漫，早已沁入城垣街巷、人间烟火。这城，是稻穗托举起来的。秋风一起，遍野金黄，不是风景，却是血脉。一穗一穗，低垂如沉思，饱满如岁月，静默述说着黑土地深处的力量。人间五常，稻香天下。那稻花香，是天地与人心一同酿就的。

秋日稻田一角。

北方的稻作

，是从不声张的奇迹。每年才过春分，冰雪初融，土地尚在苏醒之中，农人便已走入田间。那一方黑土，经过整整一冬的蛰伏，仿佛吸足了天地精华，腐殖层厚得能掐出油来。伸手抓一把，乌黑、油亮、湿润，几乎要从指缝间溢出深褐的浆液。农人赤脚踩进泥里，泥浆温柔没至脚踝，像大地沉默的拥抱，又像一种极古老的契约——人与土地，从来就不必多言。远山犹戴残雪，清冷如银，近处的温棚里却已有点点新绿探首。那是稻苗初生，怯生生的，带着试探般的柔软，张望这片即将托举它一生的黑土地。五常的夏，是稻子最知心的情人。温暖湿润，光照饱满，白日热烈，夜晚却凉意初透，这一冷一热间，稻穗便成了五常大地最动人的语言。整片整片的田野在日光下涌动犹如金海，每一株稻穗都低垂着沉甸甸的诚实。收割机的声响隆隆回荡，不是刺耳与嘈杂，而是丰饶的节拍；农人们的笑容，比任何时候都更明亮——那是一年光景最终落地的安稳。新稻入仓，新米上灶，炊烟自千家万户袅袅升起，整个五常便沉浸在特有的稻香之中。那香气醇厚而绵长，它飘出灶间，漫过院墙，萦绕于巷口与街心，成为这座城无声的呼吸。我曾坐在农家的木桌前，捧起一碗刚蒸熟的新米。饭粒晶莹如玉，入口软糯微甜，空口吃来，竟自有浓浓的饭香，不需菜品相佐。一位老农在一旁眯眼笑道：“这碗饭里，藏的是一年的日头和汗水。”我慢慢咀嚼，果真尝出了五常的四季：春水初化的清冽，夏日阳光的饱满，秋风吹拂的翕动，甚至冬雪飘落的寂静——全都融于这一口软糯之中。那是黑土地毫不吝啬的馈赠，是稻农一整年的虔诚，最终化作舌尖上的一场盛宴。

五常最动人的时节，莫过于插秧季了。此时的黑土地，被春水灌得明澈如镜，映着天色云影，静候一片新生。农人们悉数下田，皆弯着

腰、弓着身，一手分秧，一手入泥。他们的动作从容有节奏，一起一落间自有一种世代相传的韵律。水田寂寂，只听见指尖拨开清水的细微声响，仿佛大地自身的呼吸。不过几日，原本空旷寥寥的水面，便被一行行、一列列鲜嫩的绿秧点染得生机盈盈。人走在田埂上，只觉得天光云影交错重叠，水波微漾，如一幅水墨长卷在风中轻轻展开，静默而庄重。一位老农一边插秧，一边与我絮语：“这秧，插深了被淹没，插浅了不扎根；密了争肥，稀了漏风。就像人活一世，要知道退，懂分寸。”他说得很平淡，我却听得震撼。原来这稻作之中藏着的，不只是饭一蔬，更是世代耕者沉淀下的人生哲学。秧苗终将成稻，水田终将翻金，而那些弯腰的身影，仍年复一年，在这方黑土沃野里，写下最深沉的生活诗行。

夏目的稻事，最是磨人，也最见心性。五常人对待水稻，宛若玉工琢玉，每一道工序皆不敢轻慢。水该多深，肥何时下，虫怎样除，尽是祖辈口耳相传的智慧，是农耕文明深沉的年轮，也是人与天地之间无言的契约。天微亮时，已有农人行走田埂。身影被晨曦拉得细长，落入水光中，仿佛也有了重量。日落之际，他们仍徘徊不去，俯身细看一株又一株稻的叶与茎，像诗人读着大地的句子。稻叶由嫩青转为深翠，再凝为墨绿——这颜色的变迁里，藏的是农人日益沉甸的期盼。稻花开时最为奇妙，那花极小，素白微黄，毫不张扬，却自有清香浮动，引得蜂蝶悄然而至。农人说，稻花授粉，只在一瞬，时机稍纵即逝，错过了，便是这一年再也追不回的遗憾。所以时节，人要格外静心，田要格外安静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等待一朵稻花完成它最初的愿望。这稻，何尝不是在教人如何活着——有些时机，一生一次，唯有用心者才不辜负。

秋风一至，稻浪便成了五常大地最动人的语言。整片整片的田野在日光下涌动犹如金海，每一株稻穗都低垂着沉甸甸的诚实。收割机的声响隆隆回荡，不是刺耳与嘈杂，而是丰饶的节拍；农人们的笑容，比任何时候都更明亮——那是一年光景最终落地的安稳。新稻入仓，新米上灶，炊烟自千家万户袅袅升起，整个五常便沉浸在特有的稻香之中。那香气醇厚而绵长，它飘出灶间，漫过院墙，萦绕于巷口与街心，成为这座城无声的呼吸。我曾坐在农家的木桌前，捧起一碗刚蒸熟的新米。饭粒晶莹如玉，入口软糯微甜，空口吃来，竟自有浓浓的饭香，不需菜品相佐。一位老农在一旁眯眼笑道：“这碗饭里，藏的是一年的日头和汗水。”我慢慢咀嚼，果真尝出了五常的四季：

春水初化的清冽，夏日阳光的饱满，秋风吹拂的翕动，甚至冬雪飘落的寂静——全都融于这一口软糯之中。那是黑土地毫不吝啬的馈赠，是稻农一整年的虔诚，最终化作舌尖上的一场盛宴。

五常的稻作，早已不止于农事，而是一种深植于血脉的文化。它悄然塑造着这座城的气



春季的稻田。

质，也温润着人心的质地。在五常，你会遇见人们常说的“稻友会”——农人自发组织而成，他们不仅分享播种与收割的经验，更在风雨来临之时彼此扶持，共渡难关。丰收季节，若谁家人手单薄，四邻自会挽起裤脚，踏进稻田，默默相助；若遇天时不利，暴雨倾盆或虫害突袭，众人便聚在一起，合力抗灾。这种情谊，并非来自条文规章，而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天然默契。五常的地势高低起伏，大机械难以纵横驰骋。于是春插秋收，很多不是一户人家可独立完成之事。合作，成了生存的必然；互助，成了本能的选择。弯腰并肩之间，他们不仅种下了稻，也种下了信任与牵挂。这或许正是五常稻作文化中最深的一重维度：它让一群人，在黑色的泥土中，见得了彼此的灵魂。

水土生人，稻米亦养心。在五常，稻作不只是生计，更悄然滋养着此地的艺术与灵魂。这里的画工，大都以稻入画。他们将播种的弯腰、收割的欢笑、谷堆的金黄，皆化作画布上饱满的色彩。剪纸的人家，则将稻穗与米粒剪作祥瑞的纹样，贴满窗棂，仿佛秋风一吹，便能飘出米香。那些流传民间的歌谣与传说，也总绕着稻米打转。我曾听一位老人吟唱：“黑土地呀泛油光，稻花香呀飘四方，金灿灿的谷穗呀弯下了腰，五常人家呀乐洋洋。”调子简单，词句质朴，却字字落自心底，飘散着人与土地之间最深长的情意。更难得的是，稻作默默传授着一种时间的哲学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农事依时而行，万物循律而生。这般循环往复的时序，养出了五常人不急不缓的从容。他们信时有序，不必强求，正如稻谷的成熟，急不得、慢不得，一切须刚好，才是最好。我曾遇见过一位老农，年近八十仍常下田。他的手抚过稻穗，如触摸时光。他说家中种稻，自祖父起已历三代，经历过伪满时的困苦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艰难、改革开放后的生机，直至如今的合作社与产业经营。“这稻子啊，养活了我家三代人。”他低声说道，“它不光是粮食，更是我们的根。”我静立田埂，良久无言。是啊，稻作之于五常，何止物产之丰？它是文化的血脉，是身份的印记，更是一座城与一群人精神的归处。

如今五常大米之名，早已越出北方，远渡重洋。机械化种植、科学化管理、品牌化经营，现代农技如清泉般汇入传统的田畴。可难得的是，效率之外，五常人未曾遗忘根本。他们仍旧敬土、遵四时、惜古法，因为他们深知：唯守其根，其叶方茂；唯重其脉，其香乃久。

告别那日，我特意于破晓前走入稻田核心处。晨雾如纱，轻拂无边的稻浪，初阳渐起，为每一株稻芒镀上金边。风缓来时，千顷禾波低昂涌动，如大地温厚而规律地呼吸。那一刻我忽然懂得：这稻作文化所托举的，又何止一座城？它是一种活法，一种心性，一种人与天地相处的柔韧智慧。它如米粒般实在，如黑土般深厚，如暗香般弥漫街巷与人心，默默承托一代又一代人，从昨日走向明日，从田埂走向远方。而无论行至何方，只要稻花依旧飘香，五常人的根，便始终深扎于这片黑土之中——无声，却从未止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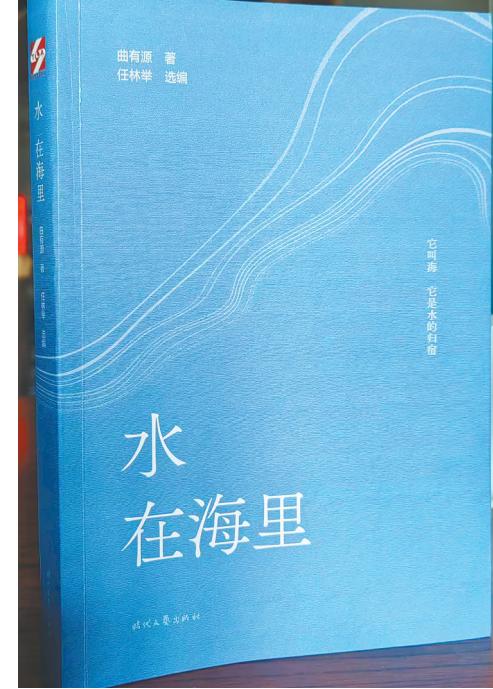
本文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

鉴赏与评论

诗有道，曲有源

小论曲有源诗集《水在海里》

□布日古德



《水在海里》曲有源·任林举/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2023年10月

如果单纯地把曲有源的诗歌界定为白话诗，我不同意。一是曲有源的诗歌已经超出了自我、呓语、朦胧的平常想象范畴。像他的《海上有雾》中有这么经典的一句“黑夜月亮/把脸蒙上的时候/你会想到什么地方/正要杀人”。如《山民》“梦本来就不多了，竟有一缕夹在岩缝里”。再如《山里的蝴蝶》“山里的蝴蝶/是从来没有被人梦过的样子”。二是曲有源的诗歌内涵、韵味儿、哲理、精神指向已经有了不可复制的辨识度。像每一首诗的文字架构，每一首诗的文字洗炼组合，每一首诗精短得美妙绝伦，小巧玲珑。像《回到水的过程》《墨水瓶》《对虾》等。三是从诗歌的理论上讲，曲有源的诗歌有一种特殊的韵味儿美。这种美是他人生轨迹铿锵的脚步声，堂堂正正做人的豁达、潇洒、正义，以及影子行走的旋律。

诗有道，曲有源。言为心声的文字在修炼、羽化的过程中，会按照自己的文字追求，价值观，精神指向找到心的归宿。最近，任林举先生选编出版了曲有源的诗集《水在海里》。仔细研读，你会发现，曲有源的大部分诗歌是在升华生活，升华自己的语境，升华自己的记忆。他的升华，超过了般想象，他已经在道德、伦理的层面上固化了自己，相当于用一个个精美的铸件，逐步完善、加固了自己的防御堡垒。我喜欢曲有源老师的诗歌是透明的，这是因为曲有源先生的诗歌已经具备了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的哲学观点。哲学是诗的本源，有规矩才成方圆，诗更是如此！

如果复杂地把曲有源的诗歌界定为朦胧、诡异、或异类思想和情绪的话，我更不同意。一是我们不通过仔细研读曲先生的诗集，或者系统地考证他的一些诗歌成长的足迹，无足以“莫须有”罪名来为曾经远离了一个时代殉葬。诗就是诗。曲有源，是一个吉林怀德县（今天的公主岭市）农村长大的孩子，熟谙“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正冠”的道理。一个农村的孩子，他的脚丫，常常光着，像我们的祖辈、父辈常常光着脚踩在泥水里。他的诗歌也是这样，一直带着泥土的馨香和气息，像他的祖辈、父辈一样，顶着高粱花子生长、成熟。秋风中弯腰的时候，是他在捡拾几穗稻谷，或者几穗苞米、高粱；他仰望的时候，或者面向一朵朵葵花，他大笑着，放声歌唱。这一点，你读了《老云接驾》《雪的修养》就会知道诗人心中那一组心灵的密码。二是曲有源老师的诗有道，在于海阔天空、天南地北，超乎寻常的想象力。但是他的诗属于我们所说的“八卦式”的。他每一首诗的“乾坎艮震，巽离坤兑”，字字珠玑，严丝合缝在蓝天下沐浴阳光雨露，风霜雨雪，生命在四季中轮回，葱茏茂盛，花开花落，且没有一丝杂质。比如《时间的点滴》《你在描眉的笔下》《我用铅笔敲着鼻子》等等，既有生活中的天真烂漫，又有哲理中的韵味儿咸涩。信手拈来的诗，总是发自内心，总是带着强烈的象征、喻义性。曲有源的诗是真诗，他没有一首诗是伪命题。因此，他才是我们敬仰的大诗人。1997年—2000年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以作家出版社《地球是一只泪眼》为送选蓝本，不久曲有源荣获本届诗歌金奖。三是曲有源老师的诗歌大多数属于“天马行空，独往独来”的心灵与心灵的对撞，眼睛和眼睛的对视。面对残酷，直面生活，也是我多年尊崇和践行的，至少读了曲有源老师，有一种与诗集《水在海里》，相见恨晚的感觉。

诗人的作品，不是文字游戏，应该在他的气质、底蕴、内涵、意境上追求另一个情感升华的自我。诸如我的形象，我的气质、我的正义、我的责任、我的灵性，直至我的平凡与伟大。曲有源的诗歌作品，堪称小巧玲珑，新颖别致，字字珠玑，他的每一首诗歌至少在自己的辨识度中，以“曲式风格”，从精神层面上达到美与丑、阳光与黑暗的赞誉、鞭挞的情感抒发，释怀精神寄托的终极目的。这应该指出的是，曲有源老师的修辞手法严谨到无懈可击的程度，这是一般诗人都很难把握，也很难筑牢中国新诗不该放弃的基因传统。看似很简单的比喻、拟人，以及借代，大部分诗歌运用象征的手法，不单是曲老师没有丢弃，至今我们还要值得鼎力全面提倡。曲有源的诗歌句子隽永，意味深长，无论在哲理还是在张力方面，都是难得的高手。心性亦是诗性。这一点在他的诗歌《圆阙》《日子》的两首诗中，完全像一面镜子，既映照读者，折射社会，也真实地映照自己。

如果说诗有道的话，我认为曲有源老师的诗有自己的星辰运行轨迹。他是一颗不落的行星和恒星。在华夏大地的沃野星空，一直璀璨着，耀眼明亮。

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没有获奖词。今天在这里我填补该奖项获奖词的空白。曲有源的诗歌集《地球是一只泪眼》，从心灵出发，又到心灵归宿，他把生命与地球的关系植入到泥土与生命、生命与灵魂、灵魂与自然的矩阵中，且有机地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互为的整体。他的诗风阳光通透，点石成金，寄希望于泥土和眼睛之上。他的诗有温度，文本和人品一样简单明了。



本文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